



詩語背後

深圳河的述說(三)

◆ 木木

深圳河原名羅溪，亦稱潛水，什麼時候改稱深圳河，有不同說法。但有一點是肯定的，它從一條普通的山間小河，變成一條承載着國運興衰的界河，為世人所知，是從1898年中英兩國簽署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後開始的。根據條約，深圳河與沙頭角河連同構成兩河分水嶺的山巒溝壑，是大清與港英的邊界。

當其時，新安縣有著名的深圳墟和深圳鎮，但之前有沒有人把近旁的這條河流稱作深圳河，沒有查到相關文獻資料。清嘉慶年間修纂的《新安縣志》仍稱這條河為潛水，其中《水》部有這樣的記載：「潛水，在城東四十里，發源於梧桐，右蒲隔，左龍躍、雙魚諸山，西流曰劍日河，北出曰大沙河。二支分流，至潛山合流而西，曰潛水，經黃岡，逶迤四十餘里入後海。」道光年間，兩廣總督阮元重修《廣東通志》，仍採此說。文中的劍日河、大沙河應指今天的蓮塘河、沙灣河，是深圳河上游的兩條主要溪流。兩河在三岔河口交匯後稱潛水，為深圳河中下游幹流。蒲隔今名布吉，黃岡今名皇崗，後海則是深圳灣的原名。

1899年3月，中英兩國派出特使主持勘界。時任港英政府輔政司駱克作為英方代表，向倫敦提交《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》，直接採用了「深圳河」(Sham Chun River)這一名稱。報告寫道：「該地最大的河流是深圳河，有北、東、南三條支流。北部支流起源於東莞縣和新安縣交界的群山，向西南流，在深圳以西匯入主流；東部支流源於沙頭角海的丘陵，向西流，在深圳以東匯入主流；南部支流發源於大埔墟以北的九龍坑，向北流，在深圳下游一英里處匯入主流。」

成為界河在深圳河，再不是一條普通的山間溪流，而是一個充滿家國情懷的存在。我曾在遊記《梧桐煙雲》中有過這樣一段描述：倚天招鳳亭並不大，屹立於小梧桐西南側陡峭的石坡之上。視野十分開闊，蜿蜒曲折的深圳河一路向西，把兩岸景緻一分为二，北為深圳城區，南為香港郊野。從山腳下起伏的山地直至深圳灣大橋和煙波浩渺的伶仃洋，本應是漁歌晚唱的水鄉，無奈變成了淒風苦雨的界河。山回水轉，我彷彿看到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滄桑：鴉片戰爭的硝煙，東江縱隊的傳奇，「三趟快車」承載的同胞情，百萬「大逃港」書寫的辛酸史，改革開放潮起珠江，「一國兩制」起伏迭宕……

可以說，沒有鴉片戰爭就沒有深圳河。鴉片戰爭失敗，開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列強割地賠款的先河。而這也成為中國夢的歷史起點，一代代中華兒女從此前赴後繼，為中華民族重新崛起不懈奮鬥。一河之隔，香港的優勢得到充分利用。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武裝起義，以香港作為軍事指揮中心和經費物資籌措基地；中國工人階級走上歷史舞台，以香港海員罷工、省港大罷工為重要標誌；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，以香港作為革命聯絡的中轉站；中國共產黨開闢華南敵後抗日戰場，香港成為東江縱隊戰略騰挪的支點……

這一切，深圳河都是最直接的見證者。新中國成立後，解放軍勒馬深圳河畔，對香港採取「暫不收回，維持現狀，長期打算，充分利用」的方針，更是爭取了巨大的戰略主動。在這樣小小河流的牽制下，英國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西方國家，有利於打破歐美對我外交封鎖。中蘇關係交惡後，香港幾乎成為中國唯一出海口，通過深圳河，不但打開了我開展國際經濟聯繫的通道，而且建立了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鬥爭的「橋頭堡」，為中國重返聯合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。作為中美關係破冰之旅的「乒乓外交」，也是在深圳河羅湖橋上迎來了第一個訪問中國內地的美國乒乓球隊。包括錢學森在內的一批批國家建設急需的頂尖科學家，從歐美各國輾轉來到香港，經羅湖橋進入

深圳鎮，踏上了共和國的土壤。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起，國家對外經濟貿易和鐵道部開通「三趟快車」，編號為751、753、755次（現改為82751、82753、82755次），分別由上海、鄭州、武漢始發，滿載內地輸港鮮活商品，跨過羅湖橋，運抵香港。由於「三趟快車」定班定點，每日開行，中途除加水外一路不停直駛香港，徹底改變了此前零散貨物列車運轉時間長、作業環節多、線路不固定、設施不配套，致使活畜活禽死亡率率高、鮮果時蔬易腐爛的局面。「三趟快車」的開行，把香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，淋漓盡致的展示在世人面前，深圳河成為一條溫暖的河。

當然，深圳河並不總是這樣溫情脈脈，它也見證了人世間淒涼和悲壯的一面。那場持續30年的「逃港潮」，改寫了多少個人和家庭的命運，也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。據粗略統計，從1951年至1980年，前後有450萬人次逃港，其中161.4萬人成功抵港。逃港路線大致可分為三條：東線是泗水大鵬灣，水路距離較遠，夏天還有鯊魚出沒；中線是翻越梧桐山及深圳河，硬闖邊境，鑒於陸路的門檻相對低一些，選擇這條線路的逃港者最多；西線則是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，游過深圳灣，到達香港元朗。每條線路，都是生死之路，途中因各種原因命赴黃泉者多達10萬人。

三十多年後，深圳河兩岸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。2014年5月1日，59位當年的逃港者在香港吉澳島一面荒坡上立碑紀念逃港死難者，當主持人讀出「越山越水，越界少年」的祭文時，他們心中所感念的，何止是這些死難者夭折的青春，更有這些消逝的青春背後春潮湧動的社會。



從梧桐山倚天招鳳亭俯瞰深圳河兩岸。作者供圖

字裏行間

◆ 黃仲鳴

專寫古代女人的作家

近月為寫一篇歷史小說的文章，看了不少南宮博的小說，和參考了有關他的著作。其中有一部不可不讀的《南宮博著作研究》（台北：萬卷書樓，2014年），作者蔡造珉，對南宮博鑽研頗深。

我對南宮博（1924-1983年）這作家，印象深刻，年輕時即讀了他的《轉型期的知識分子》，這書印量可能很高，或者銷售不佳，書攤、舊書舖常見。不過，他的歷史小說卻受歡迎，印象深刻的應是《楊貴妃》。而當年也，李敖有諺語，說他是「專脫古代女人的褲子」，也就深鑄我心底。

是乎？當然不是。至今，我還沒讀過他一篇脫古代女人褲子的情色小說。但，南宮博寫的歷史人物，據蔡造珉的考證，寫女性有36部，男性16部。為什麼南宮博如此「厚待」女性？他自己解釋：

「我注重在情的方面，因為我們的民族在近世（宋以後）太冷漠，需要情愛來鼓舞生氣。再者，我們是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，初民時代，就因地廣人多而着力於政治，我們民族，政治的太多了。政治，大致是智巧與偽詐結合而成的，我想愛情總比較真些，我願我們民族有愛。能大膽和真誠地相愛，以愛來充實生命。因此，我強調了人性中愛的一面，不僅是兩性愛，還有親情、友誼。」

他只「着重在情」，而非「脫褲子」，李敖諷而虐，過分矣。蔡造珉引龔鵬程之語說：

「從題材上看，南宮博寫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。為什麼專挑女人，寫些風流韻事呢？是作者意存僥倖，性好風流嗎？不然。女人的身世，跟宮朝政局時代社會、人際網絡，基本上無甚關係。這些女人，是因與君王等特殊男人有關了，才間接與這個社會和歷史有關的。關聯起來以後，她們可能被指責為禍國之妖姬，可能成為時代滄桑的見證。但就她本身來說，她的生命、喜怒、情愛、遭際，其實自成脈絡、自成風景。南宮博所要描繪的，就是這一段風景，因此，他不但關切歷史中的個人，還希望能檢索大的社會歷史之外的個人史。」

我在編寫《香港文學大系》上世紀五十年代通俗文學時，也選了他的一篇萬言小說《玉樹後庭花》，女主角便是陳國的亡國貴妃張麗華，「人品好，容貌好，能歌能舞，也能詩」，可惜，在亂軍中被殺了。隋主得不到聞說中的麗人，掀起無限的惋惜、思念。南宮博寫來，筆含深情，是篇令人低迴的佳作。

蔡造珉為了寫《南宮博》，由台灣專程來到香港，上圖書館找尋他的作品，找了不少資料。可惜，上引的《玉樹後庭花》，他在南宮博著作表中卻忽略了。這是刊在1958年1月13日的《工商日報》，在這時期，還有多篇南宮博的「萬言小說」。

不過，我個人的口味，卻比較愛看高旅的《杜秋娘》。因為，高旅的文字非時下的歐化，文字一流，那種語境、氛圍是古代的，看起來特別有味道。



南宮博著作研究 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◆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親家兩免·搵老襯·太平山下老襯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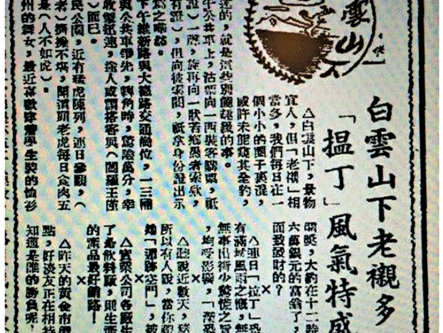
最早期嘅「老襯亭」係山頂一個觀景台，響20世紀初起嘅。香港日治時期日軍拆咗喇，原址之後都有再建返。



呢個後嚟起嘅獅子亭，好多人嘅叫法做老襯亭。



哈，點解香港人話「太平山下老襯多」呢？



民國初有份廣州報紙，裡頭有個專欄叫「白雲山下」，有日用咗個標題「白雲山下老襯多」。後嚟香港電台有個經典電視劇叫《獅子山下》。

嘿，香港50年代興講一句「太平山下老襯多」，咁邊個參考邊個hea？仲使問！

親家兩免·搵老襯·太平山下老襯多

「親家」這個稱謂指男女兩姻家的父母，對彼此的稱呼。廣東人會把「親家」讀成及寫成「親家」；或戲稱「親家」做「老襯」。

成為「親家」，雙方已置身至親的級別。舉凡大時大節，如中秋、新年等，「親家」都會互相送禮，就這樣這邊廂送禮、那邊廂回禮，着實花去大家不少心神。廣東人就有句「親家兩免」，意思是說「親家」不用受制於繁文縟節，互送禮物可以免除；引申雙方可省卻一些對等行為。

我俾個仔，你俾個女，年年派利是都係兩封

來兩封往，不如「親家兩免」喇！傳統禮節係咁意都要守下，唔係就一啲過年氣氛都有嘍喇！

把女兒養了十多年，又奉上可觀的嫁妝，即便有禮金也抵不住，於是舊時形容找人當親家即是找人着數或搵人笨或「搵老襯」了。

「老襯亭」是港島扯旗山與歌賦山之間的爐峰峽上已拆卸的建築物，亦即今日「凌霄閣」前身的別稱，也曾是山頂纜車的終點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少香港人誤把「老襯亭」與凌霄閣側興建的觀景亭「獅子亭」兩者混淆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，坊間流傳以下一句極具嘲諷性的俗語：

香港地老襯死唔晒
意指在香港，老襯是死不光的。與此俗語異曲同工的還有：

太平山下老襯多
意指遊人在亭內俯瞰太平山下的風光，可以見到不少愚笨的人。至於上述話語和「老襯亭」名稱的出處和由來，網上不離以下幾個筆者認為純屬穿鑿附會的說法：

花錢花時間排隊坐車登山，只為到老襯亭一望風景，行為愚蠢。

從太平山頂望下去，山下老襯數之不盡；也有說在山頂購物昂貴，本地人都覺得被搵老襯。「搵老襯」意指搵親家，從亭子俯視山下的眾多人家找親家，也就是搵老襯，故瞭望台稱為「老襯亭」。

1950年代初，《新晚報》一位編者在新聞評論中嘆道：「由太平山頂望落嚟，每日不知有幾多老襯！」自此，瞭望台被稱為「老襯亭」。

各界諸君，請看看筆者以下的解說，然後判別一下上述的可信性：

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，升斗市民的水平有限或有不少近乎無知，且資訊不很發達，故較容易被「搵老襯」或做老襯。「香港地老襯死唔晒」正正比喻香港有多之不盡的老襯。

又身處太平山的「老襯亭」，正是居高臨下，人們看事物會較全面和清晰，因而易於察覺那些「搵老襯」的行為或看到不少人做了老襯，所以才有「太平山下老襯多」的講法。

民初有份廣州報紙，當中提到以下一句：

白雲山下老襯多
比喻同上，所以筆者認為某報人並非原創者，只是移花接木，以太平山取代白雲山而已。

筆者在本欄一直抱持一個不人云亦云且解說嚴謹的態度，而這亦是我們立身處世的最佳依據。

來鴻

◆ 楊志聰

春天的詩篇

小時候我以為春天是被文人墨客的詩催醒的：桃花詩裏，縱情微醺賞花；丁香詩裏，香染悠長的雨巷；梨花詩裏，風吹仙袂飄飄舉。一點點紅，一片片白，一樹樹綠，欣欣然翻開了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的始篇。

「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」世間大概也只有大才子蘇軾在「陽春三三月，草與水同色」的世外桃源裏，端見老農與黃牛在田間地頭裏胼手胝足地耕種，盡悉捕捉到清晨第一道陽光照射下來時，略帶腥味的泥土夾雜着大自然的神秘氣息，此時統統臣服在犁鏵的步步推進之下，但見它們像波浪一樣一層又一層地翻開。婦人在河裏的大石上搗衣浣洗，河岸上「萬條垂下綠絲絛」的柳姑娘在春風的撫慰裏輕輕地舒展着每個兒的「腰肢」與另一處的桃花相映成輝。一群被寒冷禁錮了的鴨子終於在大地回暖時尋覓到了快樂，紛紛下河嬉戲，你追我趕，這溫馨的畫面被詩人與朋友盡收眼底，在這個充滿着生機與盎然的季節裏，是春天喚醒了詩人們的才情。

走過春季的路口，一場盛大而又隆重的花事正在蓄力全場。「草樹知春不久歸，百般紅紫鬥芳菲。」春天不僅在詩人眼裏充滿着生趣，而且在作家的筆下也同樣充滿了情趣。汪曾祺就曾這樣寫到：都說梨花像雪，其實蘋果花才像雪。雪是厚重的，不是透明的。梨花像什麼

呢？——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。當我讀到這句話時，內心為之一震，如此精妙的語言把春色滿園裏每一樹花的各美其美表現得淋漓盡致，情不自禁地讓人嘆服。

放眼望去，田野裏的小麥苗已經節節拔高，綠意惹眼，油菜地裏的黃花正在招蜂引蝶，引來眾多的遊客出門踏春。但人們總是喜歡在「春欲暮，滿地落花紅帶雨」的時候憶起心底裏最思念的故人，所以難免愁緒滿懷。小時候背誦朱自清的《春》，直至今日都沒齒難忘。特別是春雨綿綿的細節描寫被我奉為主臬：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針，像細絲，密密地斜織着，人家屋頂上全籠着一層薄煙。樹葉子卻綠得發亮，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他筆下的春天從頭到腳都是新的，其實人生何嘗不是如此這般，在遭遇命運「滑鐵盧」時，但凡內心堅定，也會枯樹逢春、煥然一新的，相信命運的新芽總是在期冀中悄然而至。

我在春天寫詩，或許我成不了詩人；我在三月寫生，或許我也成不了畫家。但我們都曾在這個多情的季節裏種下過希望，把春天的美躍然於紙張，也曾經一腔熱血、滿懷期待，茶蘼了一地的心事。

誰的生命裏不曾擁有過春天般的少年？誰的心裏不曾住着人生的過往？只希望來年我們還能在春天的渡口相見！

詩詞偶拾

希望

◆ 李樹紅

我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，我希望諾貝爾文學獎能夠，更快地再次花落國門。我沒有奇奇怪怪的想法，卻有着它實在在的理由。諾貝爾文學獎有着巨大的影響力，有人渴望，有人羨慕，有人嫉妒，甚至在民間，還有看它視和利。儘管這些人只是極其少數。莫言先生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國人，獲獎後儘管當局給予充分肯定，但民間一些劣根性的炮火卻對他狂轟濘炸。「文化開闢」「漢奸文人」「賣國賊」……什麼能置人於死地的罪名，都因為這個獎一股腦兒地扣到他的頭上。而且莫言先生只能默默地承受不能反駁，否則有人揚言要扒他的皮食他的肉敲他的骨。我懷疑這些人究竟讀了多少莫言的書？我懷疑這些人究竟讀了什麼文學藝術？小說是虛構的文学作品，描寫的是個別的現象，我們可以爭議可以批評可以批判，但不能把它當作新聞報道去對號入座。我懷疑起哄的人斷章取義，有的人甚至連莫言先生的一本書，都沒有完整地讀過。他們覺得先打嘴仗罵罵人還不過癮，最近還搞起了所謂的網評和起訴。要求莫言先生給國人道歉，對每一位國人賠償一元錢，甚至揚言法律滿足不了他的這個願望，所以我希望，諾貝爾文學獎能夠再次花落國門，這樣，因榮譽而帶來的責難，讓中國文學走向了世界。莫言先生也是兩個肩膀扛着一個腦袋的凡人，他用文學作品為國家贏回了榮譽，而且現在還用他自己的影響力做着慈善，極盡所能地幫助着那些需要幫助的孩子。他那逐漸衰老的身體，也承受不了那些莫名其妙的責難和痛苦。對這樣一位充滿愛心的作家爺爺，我們是否應該多些寬容多些保護？